

葉為耽著

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葉爲耽著

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

商務印書館發行

翁文灝先生對於本書之介紹

葉君曾親至北平及周口店觀覽，採集所得，對於各項專門研究之刊物，閱讀甚多，故其所述，類能言之有物。中國近年來專門學者，率多埋頭於一定問題之精深推究，不遑節述新得，寫爲短篇，供一般人之知識。例如周口店初人及其附存各動物之發見，世界學者莫不周知，而中國言古生物及史前考古者，猶往往不着一字，凡在識者莫不引爲遺憾。葉君此書，頗可彌補上述之缺失，爲今日難得之書。

序記

民國二十二年春，本書的著者，曾經寫過一本「北京人」，出版後，承故丁文江先生及翁文灝先生來書指正，頗預備再版時，加以修訂。同年夏，著者北遊燕趙，復承翁文灝、楊鍾健，及裴文中諸氏的招待，得以參觀周口店的發掘。裴文中氏出其在周口店山頂「上洞」最近發見之人類遺骨及文化遺物見示，修訂之念更切。其後，吳澤霖先生又指定「北京人」爲大夏大學一年級生必修參考書，益增惶悚。今前書已絕版，爰將其重行編寫，成「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一冊。脫稿之初，除對上述諸先生謹致誠摯之敬意與謝忱外，再申數言。

自周口店發見人類遺骨而定其名曰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以來，其中國名稱，頗不一律；或稱爲「中國猿人」，「北京人」，「北京猿人」及「古北京人」，「北京人」一名稱，似從英文上的 *Peking Man* 遂譯而來，僅是一種常見於新聞雜誌中的通俗名詞。「中國猿人」似係

*Sinanthropus*之意譯。當著者編寫本書的時候，既感覺到「北京人」之爲通俗的名稱，難以襲用；又感覺到「中國猿人」之意，未甚妥洽，而有事實上的窒礙。第一，*Sinanthropus* 已爲人類，似不必於人字上加以猿字。第二，「中國猿人」與爪哇「猿人」不易分清。查地質調查所爲發見 *anthropus* 之機關，其所採用之中國名稱，亦復先後互異，或則爲「北京猿人」，或則爲「中國猿人」。晚近以來，漸有以「中國猿人」爲準之趨勢，則自應一體採用，以免紛歧。故當著者編寫本書之初，即襲用「中國猿人」的名稱，但愈寫而其意愈晦。再四思維，以地質學上既有「震旦紀」及「震旦方向」等名稱，皆本於西文上的 *Sinian* 一詞，乃思不妨沿用地質學的前例，即以「震旦人」作爲 *Sinanthropus* 之華名。曾以此函詢國立編譯館主持地質學及古生物學名詞統一之王恭睦先生，比得王君復示，亦以 *Sinanthropus* 不宜稱爲「猿人」，其言曰：「若人科之下各屬均以「人」稱，則「猿人」「曙人」均尙可用，而以「中國猿人」別於「猿人」，自成一屬名，則屬不妥。……尊議震旦人之名，顯較中國猿人爲佳。震旦之名，原僅指元古時期，近則稍作廣義之用，如震旦方向等。是則「震旦人」名詞，頗屬可用，曙人與震旦人并用，亦似無甚抵觸處。」發見震旦人

完整未碎的頭骨的裴文中先生，亦自巴黎來書，其言曰：『關於「中國猿人」這名詞，我認為「妥當」固然不敢說；當其來源，係由 *Ape-man* 而來，*Sin* 代表中國，並非直接譯自 *Sinanthropus*。我很同意用「震旦人」，但我怕來得晚了一些。』故遂以「震旦人」作為 *Sinanthropus* 之華名。在著者，標新立異，本非所敢；惟科學名詞，貴乎不相含混，乃不得不思較為確定的名稱。

「震旦人」這一個名詞，當然也不一定能令人完全滿意。在西文，雖同爲人，而可有 *Homo* 與 *Anthropus* 之別，此在中文，似頗不易；無已，只好仍舊襲用人字。震旦兩字，一方面既可以表示出一種地域的意義，一方面也含有時代的悠古，以及近乎「曙人」的曙字意義。雖然這個名詞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至少可以避免與爪哇猿人的混淆。

著者孤陋寡聞，書內外誤遺漏之處，在所難免；幸邦人君子，督而教之。當編寫的時候，承王恭睦 裴文中及葉良輔諸先生的指教，應於此誌謝。

葉爲耽 二十五六月

目次

第一章	震旦人探尋之經過……………	一
第二章	震旦人之發見與其時代……………	一二
第三章	震旦人之體質的特徵……………	三七
第四章	震旦人與人類之起原……………	六三
第五章	周口店文化與中國之舊石器時代……………	七六

插圖目次

一	周口店位置及地質略圖	一三
二	震旦人牙冠與牙根之比較	四〇
三	震旦人之臼齒	四四
四	震旦人之上門牙	四六
五	幼年震旦人下顎併造圖	五〇
六	震旦人下顎與現代人類及猿類之比較	五二
七	「顎瘤」之徵象	五四
八	震旦人之頭骨	五七
九	震旦人頭骨與猿人頭骨之比較	五九

十	震旦人與其他各人型之系列·····	六五
十一	周口店（前期）文化層C之石斧·····	九八
十二	周口店（前期）文化層C之石英心製物·····	一〇〇
十三	周口店（前期）文化層C之石刮刀及尖角器·····	一〇一
十四	周口店（前期）文化層C之骨器·····	一〇三
十五	周口店（後期）之骨器骨針與石器·····	一一四
十六	周口店（後期）之裝飾物·····	一一六
十七	最近在捷克發見之裝飾物·····	一二一
十八	廣西武鳴發見之刻花紋石器·····	一二五

附表

一	歐洲先史表·····	八九
二	中國先史表·····	一二八

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

第一章 震旦人探尋之經過

近幾年來，在北平西南周口店地方所發現的人類遺骨及文化遺跡，不但是我國學術上的一大成就，抑且是人類學或古生人類學（Human Paleontology）的一大貢獻。這是至少具有着下列的幾種理由的：

（一）充分的地質學的及古生物學的佐證，斷定了它是屬於一個頗爲悠古的時代（雖在地質學家的眼光中，還是個極新的時代。）所謂早期更新統（Early Pleistocene）。若使用年歲來說，約是四十萬年前的一個時代。

（二）在這樣一個悠古的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不是一二斷片的殘骨，倒有多量的，並且還有完

整未碎的頭骨，牙齒，下顎以及另碎的體骨。除了奈安德塔爾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及克羅馬農人（*Cro-Magnon Man*）以外，古生人類學上從沒有過像在周口店那樣的發見。

（三）解剖學的或形態學的精細的研究，斷定了這些遺骨是屬於一種在人類史上具有獨特地位的人種的。這種獨特的人種不僅在時代上是極為悠古的，並且在人類演化的歷程上，也是一種頗為原始的型式，一種介乎人與猿人，從古猿類到現代人類的中間型。

（四）周口店岩穴的繼續探尋，還發見了許多石器及骨器，與人類的遺骨堆積在同一地層。地質學的時代既將周口店的堆積列為早期更新統，形態學的研究，又將這些人類遺骨系屬於一種極早的人型；那這些文化遺跡的發見，不但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最早的文化期，就是在整個人類史上，也可以說是一個極早的文化期，展長了人類文化史的時代，改變了向來文化史的觀感。

（五）在這種較古的人種及文化以外，周口店主要堆積以上的「上洞」又發見有一種在形態學上屬於「真人」（*Homo sapiens*）的人類遺骨，及具有晚期舊石器（Late Paleolithic）特徵的文化遺跡。證以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佐證，「上洞」系屬於一個較周口店主要堆積為後

的時代。在周口店，因之，曾居住過屬於兩個不同時代的人類，及其所遺留下來的文化。

基於在周口店主要堆積內所發見的那些較古的人類遺骨，於是出現了一種新創的人種，這就是震旦人（*Sinanthropus*）。在以下的篇幅內所要論列到的，就是關於震旦人及周口店文化的重要的發見。

現在不妨先說到：怎樣震旦人會出現在北平的一個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古人的遺骨，陸續在歐洲出現。一八五六——七年在德國普魯士萊茵省奈安德塔爾（*Neanderthal*）地方所發現的人類的遺骨，深具有猿類的型式。郝胥黎（*Huxley*）甚至稱它爲『在一切已知的人類頭骨中最具有猿形的』，可是他卻以爲這僅是現存人種的變形，而不是一種獨特的人種。解剖學家的金威廉（*William King*）卻依之而創立了一種新人種，定其名曰奈安德塔爾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以示區別。同時，達爾文主義的流行，又盛說人類是整個有機演化中的最高成績，人類之出現，自有其演化的過程。奈安德塔爾人的出現，既具有猿類的形式，但他們已是人，而並非是充分的像猿一樣的東西；於是使深思好學之士，繼續

有人類的更原始的祖先的探尋。

那繼續着的問題就是應該在什麼地方探尋那更原始的人類的祖先呢？

這當然是無可置辯的了，人類發原於東半球的舊世界。這是在這舊世界有那與人類在形態學上極相同的類人猿。依據了達爾文，人類之化石的祖先，一定居住在一個極熱的區域，而失去了他們周身的體毛；那些現在還產有類人猿的區域——熱帶亞非利加或印度馬來羣島。

在他所著的人類之嗣系（The Descent of Man）（馬君武譯萬有文庫本）爲「人類之原始及類擇」，達爾文曾經這樣說：「在世界的各主要區域，現存的哺乳動物與各該區已絕滅的種類有密切的關係。因之，在亞非利加從前也許居留過那與猩猩狒狒相關聯的已絕滅的猿類。這兩種猿類是現在人類的最親近的盟兄弟，因此，我們早期的祖先似乎以居留在亞非利加較別處爲更相像。」

可是在非洲，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佐證的欠缺，雖然這是人類的故鄉不是不可能的，使一部分學者暫時拋棄了非洲，而移轉了他們的視線到亞洲。印度西華利克古猿（Paleopithecus siwa-

lenis) 的出現，猿類在東印度島上的分布，印度馬來區域中的動物化石及現存的動物，與那發見在印度的動物化石的接近，且當北印度第一冰凝的時候，必有那上新統(Pliocene)哺乳動物的餘裔遊移到赤道帶的印度馬來區域，爲了這些，人類最早的故鄉應該在亞洲的東南印度馬來區域。這是基於這個假定，一個荷蘭的科學家杜白華(Eugene Dubois)開始跑到印度馬來區域去探尋人類的祖先，結果於發見了爪哇的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

其後，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及海德爾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後先發現於西歐，增加了我們對於人類祖先的知識，但他們的出現，可以說都是偶然的。

一九一五年，美國的馬修教授(Prof. W. D. Mathew)刊行了所著的氣候與演化(Climate and Evolution)，竭力主張亞洲應是人類的故鄉。同時，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館長奧斯朋教授(Prof. H. F. Osborn)也主張最早的人類應該發現在亞洲，並曾派遣在安得思(Roy C. Andrews)領導下的亞洲探險隊，先後在四川及蒙古一帶，從事於古人類的搜尋。

距今約二十年前，一個德國的醫家哈白勒博士(Dr. K. A. Haberer)在北平的市肆裏買

了一些「龍骨」，將它們送往德國明星 (München) 大學，由舒羅塞教授 (Prof. Max Schlosser) 加以研究。哈白勒氏原是個對於人類學極爲有興趣的人，曾經寫過一篇關於現代北平居民的頭骨與軀格的研究論文；故當他在藥舖子裏買到這些化石的「龍骨」，就將它們送到一個專家那裏去研究。在舒羅塞教授於一九〇三年公表的報告裏 (Die fossilen Säugethiere Chinas nebst einer Odontographie der recensten Antilopen) 他說：

『在那近由哈白勒博士從北京帶來的採集品內，那裏有一隻左上第三臼齒，許是屬於一個人的，或許是屬於一種尚未知悉的類人猿。這個牙齒已全成化石而不甚光透的了。此外，其牙根間又呈着一種作紅色的磁質，而這種形狀是只有那出現於第三紀的纔會有，故似乎應將它列入第三紀內……』

舒羅塞教授又以爲這牙齒的形態顯然是人的，在另一方面，這化石的保持狀態，使它很明顯的屬於第三紀，使它不能屬於人類，因在事實上，第三紀內有無人類的存在，至今還未曾確立。因此，這牙齒許是屬於一種至今還未曾知悉的，而在其結構上很接近人類的類人猿；另一個可能是屬

於比較近代的一種類人猿，不知如何落在第三紀的地床中。

他又以爲這化石或許是前第四紀或早期更新統的，且更以爲這在中國發現的牙齒，與出現在印度的古猿的牙齒很相近似。從古猿，猿人，及奈安德塔爾人的比較研究中，舒羅塞教授以爲這個牙齒許是屬於一種極早的與猿類甚爲近似的人類的遺物；並鼓勵着以後的研究者以追尋中國第三紀或早期更新統人類的願望。近十年來，在我國的發見，使我們不能不追憶到這位具有深見的德國古生物學家，而讚佩他的獨具隻眼的推測及想像。

一九一五年，日本仙臺的松本博士，從河南採集到的化石材料裏，發見有人類的背骨（*Vertebra*）；其第一脊骨（*Vertebra*）的中央較現代人爲短小，而第五脊骨的中央則較爲寬大，認爲華北在更新統的時代曾有一種近於奈安德塔爾人的人種。可是，其後從沙鍋屯尾新石器堆積內所發見的人類遺骨，經步達生的研究，亦具有同樣的徵象。松本博士的論斷，因之，頗爲學者所懷疑。

在這個時候，農商部在北京創辦了地質調查所，以丁文江氏爲所長。先是在民國二年，章鴻釗及丁文江氏曾創設地質研究所，以造就地質調查的實際人材。其時，翁文灝氏自比利時魯文（*Louvain*）

vain) 大學歸，也加入了地質研究所。調查所的任務，初僅在調查全國礦產的資源，純是一種有關經濟實業的工作。可是丁翁諸氏感覺到地質調查所的任務不能限於礦產的調查，亦應同時注意到純科學的研究，故於進行鑛產資源調查之餘，更為中國古生物的調查，並商請國立北京大學聘請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博士 (Dr. A. W. Grabau) 來華充任北大的古生物學教授，以造就此項人材。復以研究結果有充分出版的需要，丁文江氏又創刊「中國古生物誌」 (Palaeontologia Sinica)，分(甲)植物化石，(乙)無脊椎動物化石，(丙)脊椎動物化石，及(丁)人類遺跡四種，以刊發古生物學在中國的成就。此外，丁文江翁文瀾諸氏復有中國地質學會之組織，舉章鴻釗氏為首任會長，於一九二二年創辦「中國地質學會誌」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以刊載關於地質學的報告及論文。

北京協和醫學校的創辦，使解剖學家的步達生博士 (Dr. Davidson Black) 得以來華，從事於古人類的訪尋。步氏曾從英國人類學家施密斯爵士 (Sir Grafton Elliot Smith) 研究皮爾頓人 (Pitdown Man) 即曙人的頭型，復受馬修教授的影響，以為在中國有原始人類發見的